

新刻
改正

孟子

後藤點

三

			一五	漢書門
一〇	四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七		一五	漢
函		一六	書
一	十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16
冊數	10	(9)
函號	277	8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
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魯
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太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
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十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木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

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

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

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牟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

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

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

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嚚無日矣

上不_レ知_レ禮則無以_レ教_レ民下不知_レ學則易與_レ為_レ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主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

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

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

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
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
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

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言必
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
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

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
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承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
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

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

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

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

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

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

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

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

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取受命於太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太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不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二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二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二王飾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陂爵者鷓也

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闕爵與雀同

鷓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

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

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
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
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
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
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
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不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地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
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適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物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亦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門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蓋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

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
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
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奪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艸

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關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

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

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眸子自瞳子也。瞭明也。眊

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自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於廋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

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

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

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

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

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授音受淳于姓鬻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

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

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也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猶火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

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

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

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

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

身守之本也事親者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

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

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

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
適音謫問去聲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字驩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

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

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

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太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

仁王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王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

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

悅而歸已猶艸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

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木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

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

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一月。

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澇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

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

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每言

入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宜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木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奉養之恩焉

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士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

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

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性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與

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

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也

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

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木人之所以為木人。正以其不為物譏。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養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木變。

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必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正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必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羨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甲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且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且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

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

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

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三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

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拜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西子。羨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一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其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

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

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

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

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

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

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位，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

同。專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
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
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
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葦辱也狠念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
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
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
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
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未妻之

長
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
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
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平仁之心矣楊
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繼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
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
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
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
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
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

邑名盍何木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木夫
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
子姓名也言曾子掌全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
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
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

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
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
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
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依昂屨
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覘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瞽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瞽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

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

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

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

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
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

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
心熱也言五十一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
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
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

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

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
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雙言怨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雙言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
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

三十一

三十一

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
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
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住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怛怩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

張都禮反怛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揜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從匿空中共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

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
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瑀弓也象欲以
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
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
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怛怩慙色也臣
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
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
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
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王池沼小吏也。罔。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

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

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

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

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

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

謂親愛之乎。庫音鼻

流徙也。其土官名。驩堯人名。一人比周相與為黨。二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二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誦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

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也。威。懼。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乘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朝音潮。岌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予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甚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不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下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

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替聵既為天子之父。則當尊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替聵。夔夔齊栗。替聵亦允

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太南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替聵。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聵亦信而順之也。

孟子引此而言。替聵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人。舜有諸。孟子曰：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

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

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

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暴步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命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通堯之子是箕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
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一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一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禪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魚大魚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置器焉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置五高反又戶驕反置置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醉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

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被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字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

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

行去聲

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

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史不得而予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擊。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淵。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暇也。徐氏曰。禮王於辭遜。故進以禮。義王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至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

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

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

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

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魚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本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

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歷反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

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為一太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磬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一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聲則巧也聖聲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

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井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立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邦儀
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卿田二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二十六人

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

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謂二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一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

可食二百六十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

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

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摺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

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
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
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人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
治天民非人君
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
於帝堯也館舍也
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
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
者然當時但知貴貴
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
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

予而不為借此善辭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

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受未詳萬章疑交

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

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

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

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之

與平聲。敬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入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慙。無凡民二字。敬慙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

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三者起。必不連命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

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

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

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

資其餽
養者甲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由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

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

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

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

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罕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及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

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及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

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

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

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

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

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鴈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

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

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如何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折羽而注於旂竿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

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

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在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誦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

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

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

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以上濟

孟子卷之十

